

夏中义／著

# 朱光潜美学十辨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朱光潜美学十辨

夏中义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光潜美学十辨/夏中义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7-100-07665-4

I. ①朱… II. ①夏… III. ①朱光潜 (1897~1986)  
—美学—思想评论—文集 IV. ①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034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朱光潜美学十辨

夏中义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665-4

---

2011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3/4

定价: 49.00元

# 目录Contents

序 当代人文学术批评家的崛起与写作（刘再复）... 001

第一章 朱光潜对西学的“照着说”与“接着说”... 011

——以《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为例

第二章 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 ... 033

——从《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到《克罗齐美学的批判》

第三章 重读克罗齐：从《美学原理》到《美学纲要》... 065

——兼及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

第四章 京派趣味：范例与预设 ... 117

——论朱光潜对现代文学的文化使命

第五章 朱光潜诗学的“中西汇通” ... 142

——《诗论》的方法论细读

第六章 朱光潜的“出世”与“入世” ... 166

——论朱光潜在民国时期的人格角色变奏

**第七章 释陶渊明：从陈寅恪到朱光潜 ... 200**

——兼及朱光潜在民国时期的人格角色变奏

**第八章 青年马克思与中国第一次“美学热” ... 237**

——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为人物表

**第九章 朱光潜美学与日丹诺夫的关系 ... 266**

——《西方美学史》的一个解读角度

**第十章 《西方美学史》的“洋为中用” ... 293**

——兼及朱光潜与鲍桑葵、李斯托威尔之比较

**跋 ... 322**

## 序 当代人文学学术批评家的崛起与写作

刘再复

9月中旬还在Boulder（美国中部）时剑梅告诉我，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夏中义教授发来e-mail，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著《朱光潜美学十辨》作序。无须多想，我立即答应了。因为，不管我作不作序，夏中义的论著我每部必读，而且总是被他的学术语言所吸引。读他的书没有痛苦，只有快乐。从读《新潮学案》、《九谒先哲书》、《王元化襟怀解读》到《王国维：世纪苦魂》，皆如此。现在可借作序的机会，先睹为快，说点读书心得，何乐不为呢？到了马里兰（美国东部）之后，剑梅把《朱光潜美学十辨》打印稿交给我，她印了两份，我们父女同时阅读。因为中义兄的新著很有密度，且长达20余万字，我们读了整整一个星期。

读了之后，我告诉剑梅：我发现中国崛起了一个当代人文学学术批评家，这就是夏中义。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家”（真假暂且不论）不少，但人文学学术批评家很稀有，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大陆、台湾已出版了一些中国学术史，这也属人文学学术批评，但都止于古代、近代，而对现、当代的人文学学术，则缺少扎实、认真的批评家。剑梅问，您刚刚出版的《李泽厚美学概论》，不也是当代人文学学术批评吗？我回答：不错，我也做了一些人文学学术批评，但还不算人文学学术批评家。一是因为我的工作重心是文

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二是我没有夏中义那种人文学术批评的热情和清理 20 世纪学案的学术追求。这种追求，不是他自己宣告的，而是我从他的论著中读出来的。

# 一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术批评家都不容易。各有各的难处。文学批评家之难，难在他们天生必须具有一种不同凡俗的艺术感。像别林斯基，他不到 40 岁就去世了，但他凭借天赋，发现了人类文学的巨大天才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影响超越了文学，也超越了时代。我们以往文学批评的失败，是只知僵死的所谓“批评标准”，不知艺术感，结果愈批评，文学愈遭殃。相对于文学批评家，人文学术批评家之难，则是难在后者必须学、胆、识兼备，诗、史、哲皆通。这种复合型人才很难找。在比我年轻一辈的学人中，我只遇到过两个人，一个是林岗，一个是夏中义。但林岗不像夏中义如此自觉地把全部生命与才华都投入当代人文学术批评，林常常跑到古代和近代。

学、胆、识“兼备”，这是说批评家的主体条件。具备这一条件后要进入批评实践，又有另一番艰辛。人文学术批评总是少不了知识考证、概念辨析、史迹追踪、思想探究、语境比较、价值判断等基本环节。每一环节都牵涉主体眼光、学科背景。就以“朱光潜批评”这一课题而言，夏中

端，无论谈古今还是说中外，都融会贯通。人文学学术批评家首先是“通人”，然后才是“专家”。夏中义之厉害也在一个“通”字。这绝不是那些玩弄学术姿态、显耀学位头衔、挥洒才子意气的论客可以比拟的。

我不能充当人文学学术批评家的角色，是因为有自知之明，即自知自己缺少中义兄的这股认真劲和阅读耐心。就以“知识考证”和“概念辨析”这两个环节而言，这虽然不属“文物考古学”，却属“知识考古学”，夏中义天生就有一种追究词义发生、概念发生、范畴发生的嗜好。说起“形象思维”，他可以追索到卢那察尔斯基，追索到别林斯基，追索到马林诺夫斯基（著《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追索到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作者），追索到维柯（《新科学》作者）。在辨析中，他又把“形象思维”与“艺术想象”及“诗性智慧”的区别与长短说得一清二楚。在夏中义笔下，不仅学科有史，范畴概念也有史。有史才有深度，才有学问。我真佩服夏中义捕捉“关键性问题”和“关键性概念”的能力，一旦“被捕”，则穷追猛掘，直达概念源与范畴源。

人文学学术批评家除了需要具备学识之外，还必须具备学术品德。这种品德首先是指“胆力”，即敢于面对真理，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不顾外在的功利，“唯问知识之真伪”（“十辨”中语），尤其敢于挑战流行的风气和流行的理念，说出该说的话，道破该道的真知与新知。胆力属于判断力，不管是纯粹理性判断还是实践理性判断，都需要胆力。胆力不是“气”，而是“理性”。除了决断之外，学术品德还少不了谦虚与敬畏，这是心力。夏中义的批评文章之所以让我倾心，是因为文章中的气场散发的皆是静气与祥气，而无轻狂气与浮躁气。他的评述中蕴含着一种很难得的、也是当代人文学学术批评中阙如的耿直而谦恭的态度。这是对于学问的真诚，对于真理的崇尚，对于思想的敏感，对于知识的通透等几项气质的综合。要说人才难得，这种批评人才才真是难得。

## 二

尽管《新潮学案》、《九谒先哲书》、《王元化襟怀解读》、《王国维：世纪苦魂》等著作皆表现出学术才华与学术品格，但《朱光潜美学十辨》更近完善，更能代表夏中义水平。此书的基本贡献有两个：一是对朱光潜的以美学为中心的学术道路进行了一次缜密的史论结合的评述。从“史”即纵向上说，“十辨”把朱先生60年学术的来龙去脉勾勒得异常明晰，不仅骨架清楚，而且细部也清楚。从“论”即横向上说，“十辨”又把朱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结构、精神矛盾、学术曲折描述得真真切切。让人读后，完全深信朱先生确实是中国最典型、最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但在20世纪的时代大风浪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大悲剧中，也无可逃遁地充当了一个悲剧角色。朱先生所以令人尊敬，是不管他在什么时候，都是那么认真，那么真诚，那么谦和，即使在1949年后，他对自己的文艺观进行自我批判和引入青年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用“马克思主义”重新阐释西方美学史时，也是认真与真诚的。唯其真诚，他留下的心灵轨迹与著述轨迹，才足以见证20世纪这个动荡的历史时代。夏中义对于自己的批评对象，充满敬意。但他还是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站在比批评对象高一些的位置上进行评述，颂其功德而不媚，揭其失误而不伤，肯定时不以讴歌代替研究，针砭时不以嘲讽代替阐释。对于朱先生的贡献，夏中义给予充分开掘，对于朱先生的自我“掏心”则给予同情性的理解。其态度之虔诚，质疑之委婉，评说之精彩，文笔之圆润，常常令人拍手叫绝。

《朱光潜美学十辨》的另一个贡献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它对克罗齐的二度发现（这是指中国学界对克氏的发现。第一次发现当然属于朱先生）。朱光潜先生的人生整体与学术整体是很丰富的，但其主要贡献还是

对西方美学的译介与评说，他自己虽然独钟《诗论》，而此书虽属精品却不能与他译介西方美学这种补中国现代学术之“天”的功劳相比。朱先生的“西石补天”工程，最值得我们铭记的应是：（1）引进克罗齐和文艺心理学；（2）汉译黑格尔的《美学》；（3）阐释青年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4）撰写《西方美学史》；（5）汉译维柯的《新科学》。五项中又以第一项为最早，影响也最深远。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文学艺术真理。朱先生凭借他对西学尤其是美学的真知和对文学艺术本性的真知，选择了克罗齐，真为中国文学艺术提供了一盏西方明灯。至今我仍然时时受到这一明灯的照耀。可惜朱先生在大时代的压力下于20世纪50年代告别了克罗齐，对克罗齐展开了完全错误的批判，和克氏演了一部“啼笑姻缘”的悲喜剧（夏中义书中语）。尽管这一故事可以理解，尽管这一悲喜剧以朱先生汉译克罗齐的精神先师维柯的《新科学》落幕（补偿错误），但我们毕竟要叹息，如果朱先生未遭历史给予的打击和限制，让他把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充分阐释和充分提升，他一定能在这块很高的基石上创造出属于中国的原创性美学体系。这一点，不必说朱先生自己，连我们这些后来者，一旦想起，都不仅感到遗憾，而且感到忧伤。

幸而夏中义给了我们心灵慰藉。他用两章（第二章与第三章）的篇幅重新论述克罗齐。尤其是第三章“重读克罗齐：从《美学原理》到《美学纲要》”，更是超越了朱光潜而着眼于“灵魂水平”重新把握了克罗齐。通过夏中义的阐发，我们才充分明白克罗齐的直觉主义不仅是美学，而且是心灵哲学，而“直觉”乃是心灵哲学的逻辑起点，它包括“心智性”、“整一性”、“文化性”三大特征。前期朱光潜就说克罗齐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集大成者”，可惜对这一论断，朱先生未曾说明。夏中义在“十辨”中把朱先生的“未完成”化作“完成”。他说：

1948年朱光潜对心灵哲学有过一个总体评价，说克罗齐是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集大成者”。<sup>[1]</sup>然笔者更想弄清的疑点是：克罗齐是怎么做到对康德和黑格尔的“集大成”的？“集大成”这三个字含义不浅，颇需思量：“集”是指综合；“大成”，则指给定学术的标志性特征或经典性实绩。就黑格尔而言，其标志性特征当是他那过于恢弘的思辨视野，因为他竟把有关绝对理念的自在自为的演历程，虚拟成宇宙万物、世间历史赖以演化的本然程序。对康德来说，其经典性实绩恐莫过于他对人为何有认知能力之追问。因为当西方哲贤纷纷沾滞于“物质——精神”孰先孰后之争议时，康德却别具慧眼，率先沉潜于心灵水平去探究“纯粹理性”的底蕴。于是疑云渐渐散去，原来所谓克罗齐“集大成”，是指其心灵哲学在学术上把黑格尔的思辨路径“康德化”了。说得再落实些，克罗齐是把黑格尔有关绝对理念演化的宇宙模式，转换且缩微成人类精神的自我体认程式（所谓“双度复合”结构），“软着陆”于人性——心智水平，从而把只有天才才配把玩的圣哲玄想，变成了凡人也可能以日常体悟来感应的生命智慧。这大概既是康德为何比黑格尔更具人间气息的原因，也是克罗齐为何要把黑格尔“康德化”的原因。

夏中义解开了克罗齐的学术密码，还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原来，是克罗齐的心灵哲学在学术上把黑格尔的思辨路径“康德化”了，正是他把黑格尔绝对理念演化的宇宙模式，转换且缩微成人类精神的自我体认程式而“软着陆”于人性——心智水平。在阅读夏中义的再论“直觉”之前几年，我因悟证《红楼梦》（写作《红楼四书》），一再说明我的悟证乃是用“直

[1]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载《朱光潜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觉的方式”（而不是用逻辑推理方式）去把握对象。也可以说是多年来念念不忘“直觉”二字。在论说“直觉”时，我既引述庄禅，也想到克罗齐与胡塞尔，因此，阅读夏中义此书的第三章时，我便是读得如饥似渴，而且是“带着问题”阅读，所以读得很有心得。曾经煎熬过我的关于直觉与逻辑、直觉与传达、直觉与表现、情感与灵魂、幻想与想象、相与心、日常情感与艺术情感、常人境界与诗人境界等对立项，在此章中都得到学术的说明。我一再说，文学离不开“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三大要素，读了夏中义对克罗齐的阐释，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当我读到“直觉论只想在心智水平质朴地陈述人对世界（信息）的主动觉知的发生，诸如其形态、性质、对象、条件以及后续演化，而不曾奢望提供能穷尽人类认知的底蕴的终极答案”时，我与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知道我的“红楼梦悟”也只有希望，并无奢望。而夏中义所指出的克罗齐重艺术的非物理、非概念、非功利、非道德的“思维洁癖”，我也难以避免。

### 三

阅读夏中义的新著之前，我暗自想到，此书一定会提供一个中国现代美学史框架。因为中国现代美学史并不复杂，能够成为框架中的骨骼人物的，恐怕只有朱光潜与李泽厚二人。在我心目中，朱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拓荒者与奠基者，李泽厚则是创造者与完成者。朱先生曾作诗赠李泽厚，称之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固然是朱先生的谦和，但也是事实。朱先生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尤其是译介与研究近、现代西方美学）功劳很大，但因为时代未能提供他足够的自由表述的条件，因此，我们总觉得他的美学系统缺少原创性。夏中义是从史案角度对朱光潜进行评论，

但不愿意从总体通史上作此判断。也许不是不愿意，而是从根本上不这么认为。我虽然作这种判断，但也不是苛求，只是认为，像朱先生这样渊博勤奋的学者，对中西文化均有如此深厚的素养，本可以产生更多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但是，在他生命最后的37年，基本上只能“照着说”，很难“接着说”（两“说”皆借用冯友兰的描述语言）。而且“照着说”，只能照着“马克思主义”一家说，至于“接着说”，则必须小心翼翼，一出轨就有危险。在这种语境下，朱先生能写出《西方美学史》，真是奇迹。但这部著作毕竟只是具有规模的“照着说”，其价值也在“照着说”之中。至于“接着说”的部分，则因为具有潜在意识形态准则的制约反而不可靠。因此，可以说，朱先生的前期虽有“接着说”的新见识，一生虽有译介和著述西方美学史的业绩，但总是让我感到“创着说”的稀少，甚至可以说是阙如。这不是朱先生一个人的问题，他之外的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哲学家也有这个问题。他们在1949年前有所创造，而之后则忙于自我否定和依据新的意识形态标尺“照着说”，结果反而“后”不及“前”。在他们那一辈的人文学者中，钱钟书先生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他在不能为的语境中找到一种大有可为的著述方式，写出了又似堡垒又如深渊的《管锥编》，而且蕴含着可让后人阐释不尽的“接着说”与“创着说”。

夏中义兄的新著分为十章，构成一部具有系统性的专著。但因为多年逐步写成，因此，观其内里便令人感到纵线比较（朱先生本人的学术、思想的前后比较和发展线索）很强，而横线比较（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美学家）稍弱。第八章在描述1956年第一次“美学热”中，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为坐标，进行了比较性批评，有如审美法庭，褒贬一点也不含糊，对李泽厚、蔡仪的批评相当尖锐。此时的中义颇有点包公味。可是1956年这场各方都在论证自己符合“主义”

的论辩，意识形态阴影太重，唯心唯物的“法执”太过，难以进入学科的核心，并不能完全呈现 20 世纪的美学风貌。以其中的李泽厚而言，他在 1956 年后的 50 多年中，就打破 50 年代的“法执”，走得很远，以致形成自己的美学体系。如果夏中义兄能够把描述语境放大一些，把批评眼光射向朱先生的身后，那么《朱光潜美学十辨》将更接近中国现代美学史论。

## 四

《朱光潜美学十辨》出版后，我要再读一遍，重读的重心将是论著中的批评语汇。夏中义在过去出版的几本书和这一本书中引进和自创了许多人文学学术的批评语汇，例如“角色丛”、“美感链”、“全息胚”、“心灵真实”、“灵魂水平”、“前直觉”、“后直觉”、“直觉因”、“形式因”、“材料因”、“直觉品”、“纯粹直觉”、“模式思维”、“审美廉耻”、“反差转合”等等。他并不生造概念，更不滥用概念，所有的批评语汇都自然涌出，成为论述的细胞与肌理。我称夏中义为中国当代的人文学学术批评家，当然不仅是指他拥有自己的一套批评语汇，但是，从这套语汇的自然运用，也可以窥见他在批评中是何等用功，思索何等周密。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的实绩并不理想，这显然与中国人文环境缺少思想自由、表述自由关系极大。幸而在艰辛的人文环境中，还出现了陈寅恪、冯友兰、钱钟书、李泽厚等杰出个案以撑点门面。自从 15 世纪“文艺复兴”发生，500 年来人类社会最优秀的人文成果都是欧洲提供的，中国能拿出手的恐怕倒是文学上的《红楼梦》和现代鲁迅，而不是人文学学术著作。20 世纪中国掀开了人文学学术崭新的一页，虽有成绩，但能给世界

提供原创性论著的，还是太少。这与一个积累了数千年文化的大国很不相称。我所以支持夏中义的人文学术批评，便是希望他的探索能成为他书中所说的“心灵驱动力”，从而把中国人文学学术推向应有的高处与深处，也让中国人的现代心灵多些“安顿”之处。

2010年10月18日

于美国马里兰

# 第一章 朱光潜对西学的“照着说”与“接着说”

## ——以《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为例

朱光潜（1897—1986）留给百年中国美学的世纪性背影特别厚重，原因有二：

（一）朱光潜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美学的学科构成，大体可一分为四，这就是：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哲学，美学史。朱光潜在审美心理学、艺术哲学、美学史等论域的全能型建树（其代表作依次为：《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恐是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的。朱光潜堪称是本土学界唯一一位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美学的尊者。

（二）朱光潜与西方美学谱系的渊源最资深、最绵长。且不论他对西方美学名著的丰厚译介（比如克罗齐、黑格尔等），只需浏览他早期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与晚期的《西方美学史》，你不得不感慨，委实是西学撑起了朱光潜美学的脊梁，虽然他心里活着中国文人的性灵。

于是，当笔者重读朱光潜美学这一百年学案时，第一个跳出脑门的命题，便是“朱光潜与西学的关系”：即面对西学，朱光潜究竟是怎样“照

着说”和“接着说”的？所谓“照着说”，是指对先哲的学思传承，是努力望其项背，近乎“代言”，不具创造性；所谓“接着说”，当是指攀上先哲肩头，看得更远更深更细，近乎“立言”，颇具创造性或创化性（创造性转化）。本章以《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为例展开上述命题，是企图表明：朱光潜对西学的缜密领悟与细深创化，作为可珍贵的学养，不仅在其青壮年时便已呈示，而且比其晚年体现得纯粹。

# 一

朱光潜最初是以审美心理学家的角色步入中国现代学术的，有书为证：《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朱光潜美学生涯长达60多年，从1924—1936年是其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十年，<sup>[1]</sup>上述两书便是此时期的标志性著作。两书基本上都起稿于1932年，《悲剧心理学》是其博士学位论文，1933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英文版），《文艺心理学》则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案经修订于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文艺心理学》是奠定朱光潜在现代中国美学史地位的第一块基石。从内容来看，《文艺心理学》是在一般美感层面论述审美心理的生成，《悲剧心理学》是在特殊的艺术美感层面描述悲剧心理的类别特征及其学术命名。可见，两书都凸现了朱光潜美学的早期特征，它不属于美的哲学范畴，也不属于艺术哲学范畴，而是属于审美心理学范畴。《悲剧心理学》对西学是先“照着说”，后“接着说”。所以有此“先后”程序，是因为该书旨在系统述评西方

[1] 1924年，朱光潜在《民铎》杂志发表处女作《无言之美》，后以附录形式辑入开明书店1929年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出版于1936年。见《朱光潜全集》卷一说明。《无言之美》是朱光潜美学生涯的开端。